

论《梧桐雨》和《长生殿》中杨贵妃形象的差异

杜巧月

(信阳师范学院 传媒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 唐玄宗李隆基与其宠妃杨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是中国古代帝王妃子们的爱情故事中流传最为广泛的, 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是许多作家作品创作的题材。其中《梧桐雨》和《长生殿》里面的杨贵妃形象对比最为鲜明。从身世到爱情到人物品格方面都截然不同, 两部作品给我们带来了不同风貌的杨贵妃形象。

关键词: 杨贵妃; 身世; 爱情; 生死

中图分类号: J8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0125(2014)02-0146-03

从古到今, 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被写成各种的版本。如唐代白居易的诗歌《长恨歌》, 唐代陈鸿的传奇小说《长恨歌传》, 宋代的《杨太真外传》, 元代王伯成的《天宝轶事诸宫调》, 元代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以下简称《梧桐雨》), 明代吴世美的《惊鸿记》以及洪昇的《长生殿》是较为人们熟悉的。虽然各部作品对杨贵妃的描写有所不同, 但是都有着共同点, 那就是杨贵妃有美若天仙, 且擅舞蹈。如《梧桐雨》写道: “妾貌类嫦娥”来形容杨贵妃的美色, 在戏曲中多次描写杨贵妃最擅霓裳羽衣之舞“腰鼓声干, 罗袜弓弯, 玉佩丁东响珊珊, 即渐里舞蹁云鬓。施呈你蜂腰细, 燕体翻, 作两袖香风拂散。”《长生殿》中用“姿容艳丽”来形容杨贵妃的美, 并对杨的才华有进一步的描写。如杨梦里听一遍就能记住音节, “幽梦清宵度月华, 听“霓裳羽衣”歌罢。醒来音节记无差, 拟翻新谱消长夏”, 杨写下来, 传授给宫女, 再让宫女传授给梨园弟子。对杨贵妃的整个舞蹈过程有详细的描写:

“【羽衣第二叠】【画眉序】罗绮合花光, 一朵红云自空漾。【皂罗袍】看霓旌四绕, 乱落天香。【醉太平】安详, 徐开扇影露明妆。【白练序】浑一似天仙, 月中飞降。(合)轻扬, 彩袖张, 向翡翠盘中显伎长。【应时明近】飘然来又往, 宛迎风菡萏, 【双赤子】翩翩叶上。举袂向空如欲去, 乍回身侧度无方。(急舞介)【画眉儿】盘旋跌宕, 花枝招展柳枝扬, 凤影高骞鸾影翔。【拗芝麻】体态娇难状, 天风吹起, 众乐缤纷响。【小桃红】冰弦玉柱声嘹亮, 鸾笙象管音飘荡, 【花药栏】恰合着羯鼓低昂。按新腔, 度新腔, 【怕春归】袅金裙, 齐作留仙想。(生住鼓, 丑携去介)【古轮台】舞住敛霞裳, (朝上拜介)重低颔, 山呼万岁拜君王。”

《长生殿》详细地描写了杨贵妃跳舞的过程, 表现了杨贵妃的多才多艺的, 如此惟妙惟肖的描写在《梧桐雨》中是没有的。

虽然在《梧桐雨》和《长生殿》中对杨贵妃的貌美如花, 擅长舞蹈的描写不一样, 但是都离不开对杨的容貌和舞蹈的认同。但是在《梧桐雨》和《长生殿》中,

杨贵妃这个人物形象存在着截然不同, 以下是对种种差异的分析。

一、关于杨玉环之身世

杨玉环这个人物历史上是存在的。史料记载“杨贵妃生于宦家, 父亲早逝, 从小寄养于叔父家。先是被唐玄宗的儿子李瑁看中诏册立她为寿王妃。后被唐玄宗看上, 于是玄宗先令她出家为女道士, 赐道号太真。天宝四年, 唐玄宗把韦昭训的女儿册立为寿王妃后, 遂册立杨玉环为贵妃。”

白朴在《梧桐雨》中, 遵循了历史的记载, 在第一折中写道: “妾身杨氏, 弘历人也。父亲杨玄瑛, 为蜀州司户。开元二十二年, 蒙恩选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乃主上圣节, 妾身朝贺, 升上见妾貌类嫦娥, 令高力士传旨度为女道士, 住内太真宫, 此号太真。天宝四年, 册封为贵妃。半后服用, 宠幸殊堪。”《梧桐雨》对杨贵妃的身份背景的叙述和历史记载基本上是相同的。而洪昇在《长生殿》中写道: “奴家杨氏, 弘历人也。父亲玄瑛。官为蜀中司户。早失怙恃, 养在叔父之家。生有玉环, 在于左臂, 上隐[太真]二字。因名玉环, 小字太真。性格温柔, 姿容艳丽。慢搢罗袂, 泪滴红冰; 薄试霞绡, 汗流香玉。荷蒙圣眷, 拔自宫嫔。位列嫔妃, 形同皇后。”“昨日见杨玉环, 德行温和, 丰姿秀丽。卜兹吉日, 册为贵妃。”“臣妾寒门陋质, 冲选掖庭。”“妃子世胄名家, 德容兼备。取供内职, 深惬朕意。”这些描述都与历史上记载的杨贵妃身份背景的叙述不同, 显然是作者忽略了杨贵妃的身份背景。《梧桐雨》和《长生殿》不同的人物身份背景描述, 为确立两部作品的不同的杨贵妃形象的做了重要铺垫。

《梧桐雨》没有回避杨贵妃曾当寿王妃这一段, 遵循了历史, 而《长生殿》对杨贵妃这段历史只字不提, 美化了杨贵妃的经历。杨贵妃身份的描述对《梧桐雨》和《长生殿》中杨的性格爱情等有重要的影响。

二、杨贵妃的爱情

《梧桐雨》和《长生殿》都描写了李杨二人七月七夕长生殿盟誓这一佳话, 但是两部作品对待李杨的爱情

态度是不一样的。白朴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是讽刺的，洪昇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是赞美的。

《梧桐雨》中，杨贵妃是被“强行”进宫，皇上看上她，就算是皇上的儿媳妇也不得不对皇帝的命令服从。当妃子也许是很多女子的心愿，但是杨玉环与丈夫寿王伤心离别，唐玄宗比杨玉环大三十岁。一个大自己三十岁的老头子怎比年轻的寿王呢，更何况离别丈夫去侍奉公公，在感情上也受到伤害，对唐玄宗又何来真感情。深宫中的寂寞，导致安禄山的到来让杨贵妃的生活为之亮。《梧桐雨》的开头就描写了杨贵妃和安禄山的私情。安禄山在被派遣做渔阳节度使云“只是我与贵妃有些私事，一旦离去，怎放的下心”两人的私情被杨国忠得知，安禄山被派遣时，杨贵妃又怕又不舍“近日，边庭送一蕃将来，名安禄山。此人猾黠，能奉承人意，又能胡旋舞，圣人赐与妾为义子，出入宫掖。不期我哥哥杨国忠看出破绽，奏准天子，封他为渔阳节度使，送上边庭。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怕的是私情败露，不舍的是安禄山要远去边关当节度使，一段情也许会从此终结。她和唐玄宗的七月七夕的盟誓看起来也可笑，“妾蒙主上恩宠无比，但恐春老花残，主上恩移宠衰，使妾有龙阳泣鱼之悲，班姬题扇之怨，奈何！”看起来对唐玄宗有着深爱，又担心他移情别恋而顿生伤感。杨贵妃确实担心失宠，因为她担负着整个杨氏家族的命运，一旦失宠，杨氏家族便毁于一旦，而且失宠就等于失去了奢华的物质生活，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的她更担心失去恩宠。她的话无非是想抓住唐玄宗的心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由此看来，杨贵妃是不幸福的。自己喜欢的人不能在一起，还要虚伪地去讨好自己不喜欢的人，这样的生活何来幸福，何来美好的爱情。

而在《长生殿》中，杨贵妃是位美丽端庄，追求平等，爱情专一，始终不渝的女子。杨贵妃和安禄山是没有私情的，她与唐玄宗的爱情是真挚的，感人的。由于《长生殿》对杨贵妃曾为寿王妃只字不提，杨贵妃的身份纯洁了，李杨的爱情也纯洁化，杨贵妃追求纯洁的、至死不渝的爱情也有了说服力。杨贵妃与唐玄宗定下七月七夕的盟誓，希望能够地久天长。她也努力经营着自己的爱情，“万岁爷好生不快，今日竟不进西宫去了。娘娘在那里只是哭哩”“娇痴性天生忒厉害。前时逼得个梅娘娘，直迁置楼东无奈。如今这虢国夫人，是自家的妹子，须知道连枝同气情非外，怎这点儿也难分爱。”杨贵妃逼走梅妃，唐玄宗生气并与虢国夫人发生关系也非像以往的作品一样是出自嫉妒之心，而是要捍卫自己的爱情。“我到那里，看他如何逞媚妍，如何卖机变，取次把君情鼓动，颠颠倒倒，暗中迷恋。”对唐玄宗秘密宠幸梅妃，杨贵妃的态度不是对唐玄宗失望，而是积极捍卫自己的爱情。表现的杨贵妃是勇敢的。她强烈追求纯洁的爱情，就算是马嵬驿被赐死，也没有责怪唐玄宗，还牵挂着他，“高力士，圣上春秋已高，我死之后，只有你是旧人，能体圣意，须索小心奉侍。再为我转奏圣上，今后休要

念我了。”杨贵妃死后，对玄宗的爱情依然是“人鬼情未了”，“风前荡漾影难留，叹前路谁投。死生离别两悠悠，人不见，情未了，恨无休。”她怀念着往昔与玄宗的情，伤心悲痛这些情不能重现，心中念念不忘唐玄宗。她魂魄随风而飘，随心而飘，“我杨玉环鬼魂，自蒙土地给与路引，任我随风来往。且喜天不收，地不管，无拘无系，煞甚逍遥。只是再寻不到皇上跟前，重逢一面。”在不经意之时，回到了与玄宗温存之地“呀，原来就是西宫门首了。”可见杨贵妃对爱情的执着，即使生死也不能将其湮灭。正是因为情比金坚，感天动地，杨贵妃的爱情感动了天上的神仙，让她和玄宗在仙界相逢，永在一起，“玉帝敕谕唐皇李隆基、贵妃杨玉环；咨尔二人，本系元始孔升真人、蓬莱仙子。偶因小谴，暂住人间。今谪限已满，准天孙所奏，鉴尔情深，命居忉利天宫，永为夫妇。如敕奉行。”

从《梧桐雨》和《长生殿》中关于杨贵妃的爱情中可以比较出，《梧桐雨》中的杨是一个自私自利，贪图享乐，用情不专，放荡的女人，而《长生殿》中的杨是一个纯洁专情的女人。两部作品对杨贵妃的爱情方面的表现截然不同，正好塑造出杨贵妃两个相反的人物形象。

三、在生死与国家安危之间的抉择

马嵬兵变，是李杨爱情破灭的直接原因。无论是《梧桐雨》还是《长生殿》都有相似的情节，马嵬驿兵变，杨贵妃被缢死，李杨二人阴阳相隔，原来的甜蜜的生活不复存在。但在面对生与死之时，白朴和洪昇写出了迥然不同的杨贵妃形象。

在《梧桐雨》中，杨贵妃得知士兵兵变要求唐玄宗赐死自己，她首先想到的是不能死，求唐玄宗保住自己。“妾死不足惜，但主上之恩，不曾报得，数年恩爱，教妾怎生割舍？”杨贵妃表面说不舍与唐玄宗的“恩爱”，实质上是怕死，求助唐玄宗，希望他能念及昔日的情爱，救自己一命。但唐玄宗已经不能自保，“妃子，不济事了，六军心变，寡人自不能保”于是陈玄礼再次逼唐玄宗下命令“愿陛下早割恩正法”。杨贵妃慌了，用几乎威逼的语气道：“陛下，怎生救妾身一命？”但玄宗已无动于衷了，因为他已经无法自保了，被迫下旨赐死杨贵妃。杨贵妃此时知道已经无力回天了，对玄宗只有怨恨，“陛下好下的也！”从整个被赐死的过程来看，杨贵妃并没有想过国危当前，自己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也没有想过自己的死能激发士兵的战斗士气，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更没有为深受战争伤害的老百姓着想，她唯一想到就是自己的生命，足以看出她贪生怕死，自私自利的性格。

而在《长生殿》中，得知自己将要被赐缢死，杨贵妃出于求生本能而哀求于玄宗，“陛下啊，事出非常堪惊诧。已痛兄遭戮，奈臣妾又受波查。是前生事已定，薄命应折罚。望吾皇急切抛奴罢，只一句伤心话……”在士兵的再三挟迫下，杨贵妃明白了玄宗的无奈和犹豫不决，便决定为爱献身，“臣妾受皇上（下接第145页）

新课标非常鲜明地体现了高效这一特点，但是教师不能仅仅停留于新课标本身，而应当通过新课标反思初中英语教学的实际规律，并不断开阔视野，通过对教学规律的不断探讨，不断提升教学的高效。

(上接第147页)

深恩，杀身难报。今事势危急，望赐自尽，以定军心。陛下得安稳至蜀，妾虽死犹生也。算将来无计解军畔，残生愿甘罢，残生愿甘罢！”此时的杨贵妃是不怕死的，她甘愿为玄宗舍弃生命，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以国家利益为重，勇于牺牲的女子形象。

综上对比，《梧桐雨》和《长生殿》中的杨贵妃形象迥然不同，一个是放荡，自私自利，颇有心计，贪生怕死的形象；一个是纯洁，用情专一，勇于牺牲自己的形象。无论是哪个形象的杨贵妃，都在文学史上留下灿烂一笔。

参考文献:

- [1] 洪昇. 长生殿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 [2] 顾肇仓. 元人杂剧选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 [3] 王季思. 中国古代戏曲论集 [C].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上接第149页)

着眼睛就想立马唱会一出戏，但却忽略了自身的基础仍不够扎实。学习花灯也是学习生活、学习做人的一种方式，只有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去学习、去表演、去创作，那么我们的艺术也将更加的纯粹，而这种纯粹也将为你带来更广阔的舞台。我这一辈子也没有拿过什么特别的大奖，我只希望能够尽心尽力去为花灯艺术做一些事儿，为我爱的工作尽一份力。我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静下心来，能和我们这些“老人”一起多沟通，多交流，一起去研究花灯，我感觉现在就是缺少这样一种理论研究的气氛，缺乏一个理论探究的平台。

董：正如马老师您所说的，当下的花灯人才培养定位、花灯研究机制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那么，请问马老师您又是如何看待云南花灯未来的发展呢？

马：伴随社会的发展，路打开了，门打开了，越来越多的艺术门类、艺术形式冲击着我们的感官，观众们也拥有更多的选择性、自主性。然而，我认为云南花灯现在暂时的“失落”并不可怕，艺术的形式必然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暂时的“失落”或许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确每个时段的历史特点是什么，对其作出相应的改变，去适应社会、人民的需求。演员再优秀，舞台再唯美，剧目创作上不去，免不了还是要走下坡路，剧本是艺术表演的载体，正如昆曲当中，一部《十五贯》就救活了一个剧种，因此，我们的创作者一定要学会“跟着时代跑”。而我们人才的培养也一定要

作者简介：

陈楠（1989-），女，本科，陕西咸阳市武功县中国人民解放军5702完全中学教师。

出版社, 1986.

[4] 谭帆, 杨坤. 长生殿选评 [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5] 吕树坤. 沉醉东风 [C].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

[6] 姜晓光. 浅谈长生殿和梧桐雨的异同 [J]. 文学研究, 2011(02).

作者简介：

杜巧月（1976-），女，河南信阳人，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注：该论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课题名称《主导性媒介范式变迁与国家形象的文化建构研究》，批准编号12YJA860006，批准日期2012年02月29日。

拿准方向，花灯需要新鲜的血液，它不是博物馆里的艺术，我们应该多一些学术探讨与研究，少一些“凑热闹”的功利性比赛。从云南花灯的本体来看，云南花灯继续发扬的客观条件是存在的，它本身也具备向前拓展的潜力。云南花灯的背后有着稳中求变的博大情怀，它的表演形式也十分多样，优美的唱腔中充满了民族的味道、云南的味道。这些特性都注定了云南花灯这门民间艺术将会继续向前发展，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云南花灯将会再次进入一个热潮期，可能到时候云南花灯的艺术表现形式已经与以前有所不同，但是我相信任何一门艺术的发展都要在合适的条件下进行创新。对我而言，云南花灯在我心里就是一朵永不会枯萎的“山茶花。”

董：今天能够与您谈心、交流，我觉得自己特别的幸运，在感动之余我特别地受启发。我们年轻的一辈在有些时候的确太过于浮躁，缺乏了老一辈艺术家那种对艺术的务实与执着，您刚才提到您自己没有拿过太多的大奖，但是我觉得您用您的人生书写了荣誉，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与您进行进一步地交流与沟通，向您学习，谢谢您！

作者简介：

董林（1989-），女，福建三明人，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音乐人类学、中国少数民族艺术。